

南湖头条

王瑶

爱的包裹



暑假伊始,我便给儿子简单收拾几套换洗衣服,送他回豫南老家。在母亲家小住数日后,我托朋友把他从老家捎带回来,母亲一再电话叮嘱我要做好接站准备。

那天,我在出站口远远地看到儿子拎个小包走在前面,朋友提了一个大旅行包紧随

其后,见到我后朋友如释重负,说:“儿子给你带回来了,这包东西是陈姨带给你的。”说着便把那个大包递给我。这时,母亲的电话接踵而至,提醒我包裹里的东西不要横放。

穿过悠长的走道,我愈发感到包裹的沉重,不由得对母亲心生怨气。回到家打开旅行袋,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黑色的包裹,被透明胶带缠得严严实实,剪开层层包装袋,里面露出一个密封罐子,足足有七八斤重,打开盖子,原来是我爱吃的老家土蜂蜜。刹那间,泪水溢出来。

从上大学起,虽然远离故土十余年,却时常收到母亲带来的、邮寄的、托人捎来的包裹,从腊月腌制的肉,到自酿的辣椒酱、老家的木耳香菇,一应俱全,因为母亲总觉得在北京买不着这些东西。

这些年来,我的旅行箱从一个变成两三个,箱子大小从18寸,到24寸,再到28寸,越换越大,可母亲却总嫌不够大。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当下,南北物质流通更加迅速,在哪儿都能买到外地的特产,所以,我每次回故乡总是轻装上阵,可回来时我的行囊必然被母亲塞得满满当当。

我却并不买账,还一度对母亲给我装过多的东西产生过厌烦情绪。记得那年国庆节,我从北京回去探家,母亲兴冲冲地给我买各种好吃的,每天换着花样做给我吃,她总是不停地招呼我吃这吃那,有时自己不吃却专注地看着我吃。我将要离开家的那天,母亲一大早就跑到集市上买新上市的糖炒栗子,装进我包里,我又拿出来,反复几次后,我忍不住说:“北京什么都有,怀柔的小油栗比这好吃。”话一出口,我忽然意识到母亲的落寞。母亲什么也没说,起身忙家务去了。我赶紧把板栗装进包裹带上,这才算没彻底伤了母亲的心。

有时,我虽然按照母亲的意愿把东西带回来,却不懂得珍惜。有一次,母亲托人给我带来几包东西,有我儿时爱吃的野核桃、野菱角等,我却把它们弃置一旁。等到想起时,它们早已腐烂变质了。想到母亲千辛万苦寻到这些美味,又千里迢迢运过来,心里不觉愧疚万分。

仔细想想,除了在母亲家,我们到任何地方都不会这样“满载而归”。这个世界上,恐怕唯有母亲会这样不厌其烦,不厌其多地往我行李箱里塞东西。几行千里母担忧,母亲总是担心远行的儿女吃不好,睡不好,所以母亲才会极尽所能地给予她的儿女。当有一天我也成了母亲,才慢慢读懂我的母亲,从那以后,我便再也不会拒绝母亲给我装东西,因为那饱含着母亲沉甸甸的爱啊,我岂能辜负了?

笔端流云

马科平

秋夜



夕阳西下,炊烟四起,归巢的鸟儿带着夜幕的薄纱,轻摇慢抖,天,转眼之间就黑了。

寂静的寒意使鸟儿少了许多许多的欢鸣,待在某个角落的窝里不敢出来,似怕冷的人爱睡懒觉一样。一向皎洁的月亮,也变得吝啬,像怕羞的小姑娘,悄无声息地从天边溜走,躲在厚实的云层之后迟迟不肯露脸。

四季常青的石莲也抵挡不住寒气,叶子现出斑驳的黄,已变了颜色的柿子、泡桐树阔大的叶子,告别母体,萧萧无边,片片飞黄,偶尔掉下来,零落成泥,“沙啦沙啦”的声响,格外清晰。

雾气和着夜色,缓缓游走浸润,树叶上的露珠多起来了,汇聚滚动,滴滴答答掉下来,像在下了一场雨。时紧时慢,敲打着树叶一颤一颤地,发出乐器般挫挫扬扬、泣泣诉诉的韵律,像一首节奏分明的曲子。和着草尖上的露珠一起,跌落到地上,湿了一点一点,慢慢地,这些湿点相连成片,农家的土院子也像树叶一样湿漉漉的,能拧出水来。

我的母亲总在有些昏暗的灯下忙个不停,剥玉米,扎辣椒,绑蒜瓣,做针线,摇曳的灯光照着她们佝偻的背、凌乱的白发、慈祥的面庞,母亲全身散发着仁爱温暖的光芒,她的眼角、脸上有深深细细的皱纹,她的神情宁静而专注。

村庄已经进入恬静的睡眠,安宁而祥和。建筑风格各异的房屋,统统隐没在同样的色彩里。闪烁在树影后的灯光,渐渐地少了。偶尔,有一两声犬吠,是颇为机灵的土狗,听到鼠猫的响动而发出的警告。此刻,夜静得出奇。有种难得的声音在村庄上空掠过,一阵引项高歌,像歌手独唱,一阵呼朋唤友,像婴儿在笑。那是南飞的大雁,正在急匆匆地赶路。

田野寂静空旷,淡淡的雾气遮掩了月光所能顾及到的远处,视野模糊,有些迷离之感。这一刻显得有些神秘。远的山,近的树,交融在茫茫夜色里,缠绵安详,深邃多情,那不断涌起的水汽、雾气和着淡然的月光,构成了一幅生动、自然、凝重、幽美、廓落。那些庄稼、荒草经露水的洗礼变得柔软起来,我真的被这乡村之夜给迷住了,竟然忘记了这是深秋,全然不顾已自然打起来的寒噤。

广袤的原野,袒露着一种苍劲和丰厚的情绪,宛如一位呕心沥血的母亲,曾经的风姿绰约,早已变得形销骨立,布满沧桑。丰收带来的喜悦和奉献之后的满足,让原野变得高贵成熟,默默地积蓄新的力量,孕育生命再一次的辉煌。

虫声还在响起,能够穿透沉沉的夜幕和薄雾的雾气,那些声音如清澈的溪水,顺着朦胧的夜色肆意流淌,走过变换着麦子、玉米、黄豆、红薯、花生和棉花的农田,漫过沟沟坎坎,从村西的黄土岗到村东的坡地,从村北的三坎台地到村南的河滩沙地,轻盈飘逸,若隐若现。

乡村的秋夜,流水一般,平静地缓缓淌过。那份宁静,沁人心脾;那种韵味,销魂醉魄;那片大自然恩赐的空谷幽兰,意蕴深厚,绵香不绝。

那人那事

潘新日

遥远的麦客

每次见到他时,脸上总是黑乎乎的,一笑便露出两排白牙,村里人都叫他老钱。

老钱不大,只有三十几岁,可能是长得老茬,也可能是叫着顺口,村里人都这么叫。老钱是什么时候来的,没人记得,但村里人知道他是新疆人,来年麦子开镰,他准会来。

家乡的麦子一年比一年长势喜人,火辣辣的阳光下,麦浪翻滚着,成熟的麦香沉醉在小村的喜悦里,梦里,多少人期盼着丰收,多少人等待着开镰的劳动热潮,也有很多人盼望麦客尽早到来,收割野外的麦子,也收割他们焦躁的心。

遥远的麦客是如约而至的,是踩着时间节点,踏着麦子成熟的脚步来到的。麦客老钱是最守时的收麦人,他能及早地嗅到麦子的香味,一路跋涉,从湖南,到湖北,再到河南,时间安排得满满的,计算得准准的,几乎和麦子成熟同步。

都很熟悉了,老钱把收割机停在稻场上,跳下车,和在场的乡亲们一个个握手寒

暄,还会掏出从湖北带来的麦黄杏子给大伙品尝,即使把大伙酸得直皱眉头,也没有一个人说酸,还一个劲地叫好,乐得老钱前仰后合,眼泪都快掉下来了。

第一顿饭肯定是在队长家吃,晚上会炒几个小菜,喝几杯小酒,作陪的有三叔公、四大爷、五表叔、六娘舅。酒桌上肯定要商定今年的收割价格,免不了讨价还价。老钱要的不高,队长还的也不大,陪酒人折中后,双方都能接受。当然,也会排好收割顺序,一般都是根据麦子成熟的程度来定,谁也不许抢,谁也不许争。

老钱确实也是按照头天晚上定好的开始作业,麦子都收好几块了,主人家才匆匆拉着架子车到田埂上运成包的麦子,正在忙着的老钱只能在弥漫着灰尘的驾驶室里挥挥手算是打了招呼。早中晚饭都是在麦田里吃,都是麦田的主人送来的,早饭是炒米饭加稀粥,午饭是大米饭加馒头,晚饭是薄馍卷鸡蛋。乡下人厚道惯了,对待老钱比亲

戚还好。为了赶天,老钱也不怕累,总是夜战到半夜。收割机灯火通明,远远看去,真像一架正欲起飞的飞机。

很多年就这么过去了,虽然麦期短暂,可村子里的人从来不把他当外人,总是好吃好喝地招待他。遇到天阴,老钱总会把收割机开到军烈属吴大爷家和村东头文寡妇家的麦地,提前帮他们把麦子收回家,村里人没话说,老钱也很心甘情愿。

老钱收割麦子的工钱从来不要麦子,要么给钱,要么给大米,结完账,他会挨家挨户告别,定下明年的活,明年再来。

老钱再来时,不是他一个人,还有他老婆。而村子里却多了两台崭新的收割机。老钱转身要走,队长拉住了他,晚上还在队长家吃饭,还是那些人作陪。唯一不同的是少了几户收麦的。老钱不介意,他老婆更是欣喜,她说,老钱得了病,不好的病,尽量别累着。

收完麦子,老钱没有挨家挨户地告别,他和队长说,我这病不知道明年还能来不。队长苦笑着,喃喃地说,会好的,明年再来,我们等你。

而老钱终没有来,电话也打不通。麦子依然成熟着,淡淡的麦香里,村子里总好像少了点什么,没事的时候,人们总会提到老钱,提到那个最遥远的麦客。

约定四叶草

诗品时空

湾萍

携一抹阳光
走进一季的遐想
在满地的三叶草中
我苦苦找寻着,有你气息的方向
浸一身淡淡的清香
随风轻舞,让信心飞翔
从天国到伊甸园的大地上
幸运之神将为我打开那扇心窗
嗅着苜蓿草醉人的芬芳
让叶瓣在指尖绽放
悠然聆听,瞬间花开的美妙
与大地日月星辰共享
我想静静地守在你的身旁
听风呢喃,小溪清唱
约定的四叶草,经得起
春夏秋冬,风雨霜雪
十万分之一的希望
却有幸眷顾了我的心房
满载幸福的四叶草
那是我永恒的向往

